

卷五

書名 [惜抱軒遺書三種] 莊子章義五卷
撰者 清 姚鼐 撰
卷 卷五
內容分類 子-道家-莊子
索書號 大木-叢書部- 53
編號 C66807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6680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叢書部](#)

53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惜抱軒遺書三種\] 莊子章義五卷](#)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莊子章義卷一

內篇逍遙遊第一 五章



北冥有魚其名爲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
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
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
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息者一呼吸也
氣而往來半年爲一呼吸故曰野馬也塵埃也生
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
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劉辰翁云其視下也謂天也已與造物爲人而

莊子章義卷四

莊子章義卷五

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十五章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
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
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
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
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
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
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予立
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

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予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

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按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按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按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按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按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按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



爲君也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

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

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致幣顏

闔對曰恐聽謬而遺使者罪

聽下者字從張君房本刪

不若審之使

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

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

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

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

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

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

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

哉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卽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綦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

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溼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與馬之飾憲不忍爲也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

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飭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回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怍回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回之得也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湖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

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旣至霜雪旣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會稽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

許由處於潁陽而其伯得志乎其首

得下志字從江南本增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

湯將伐桀因卜隨而謀卜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瞽光而謀瞽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剋之以讓卜隨卜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

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湯又讓瞽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瞽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

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揚行以說眾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雜篇盜跖第二十九 三章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上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

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
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
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
卒徒泰山之陽膾人肝而脯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
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
聞之大怒曰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
孔丘非耶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
冠帶死牛之脅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
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
作孝弟而傲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

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餽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
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
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劒瞋目
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
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
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
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
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
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
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

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上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恆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上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上告我以大城眾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恆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

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眾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上而乃謂

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蒞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耶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蒞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耶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居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

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月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臣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

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



數日不見車馬有衍色得微往見跖耶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女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頸幾不免虎口哉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忤色有不服之

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爲宰相田子
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
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
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
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
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
言行之情悖戰於胷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
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乎張曰子不爲行即將疏戚無
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
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



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
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
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曰與子訟於無
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
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故曰無爲
小人反殉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爲天
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
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赴而富
無徇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
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勝子不自理廉

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

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懽之喜不監於心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爲威強秉人之智謀以爲明察困人之德以爲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

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
反監之度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
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
以要名譽也堯舜爲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
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已此
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
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
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爲福有餘爲害者
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鍾鼓筦籥之聲
口噍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



佞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辱
辱字作慰從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
張君房本改矣爲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句且馮而不舍
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醺求益而
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
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
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
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
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雜篇說劍第三十章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

許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問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



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鍔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夾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

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鍔以賢良士爲脊以忠勝士爲鐔以豪傑士爲夾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知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



王安坐定氣劒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劒士皆服斃其處也

雜篇漁父第三十一 一章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

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屨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臣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臣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臣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



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幼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



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僞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顏適倫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人同於已則可不同於已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



已以敗惡人句張本惡作德謂顛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

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

之蚤湛於人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上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差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閒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挈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抗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屨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

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閒矣而朴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女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仁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雜篇列禦寇第三十二 二十一章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

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餐而五餐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女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餐人特爲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女處已人將保女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閒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女曰人將保女果保

女矣非女能使人保女而女不能使人無保女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才又無謂也與女遊者又莫女告也彼所小言盡人壽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爲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爲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爲秋柏之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已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



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掙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遯天之刑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眾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朱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句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眾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瞑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女爲知在豪毛而不知大寧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魯哀公問乎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有瘳乎曰
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爲旨忍
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
句彼宜女與予順與誤而可矣句誤當作諛言民但宜彼此相順娛諛而可矣
今使民離實學僞句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
休之句難治也

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

商賈不齒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

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
刑者金木訖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

者唯真人能之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夏
日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
有順懷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針故其就義若渴者其
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
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
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
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
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僂三命而

名諸父孰協唐許

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

凶德有五中德爲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叱其所不爲者也

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入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快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六者所以刑也

所以刑也六字從劉得一本增

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騎穉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齧粉夫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以



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齋送吾葬具豈不備
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
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
爲之使句神者徵之句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
恃其所見入於人句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一章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
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
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



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
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
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
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五是也
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
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
醕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
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
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
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

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聖賢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



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爲之大過已之大順疑當作愼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鬪其道不怒又又當作不墨子不好學而博不異句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已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

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穀使人憂使人
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
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
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
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耒
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腴無胼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
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
以裘褐爲衣以跣躋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
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爲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
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

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綺偶不侔
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
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
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腴無胼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
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
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
於人不忤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
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
其風而說之尹文子藝文志在名家又小說家有作爲
宋子注云其言黃老意殆卽鉞也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

曰心之行以聯合驪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曰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公而不當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

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說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謏慤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輓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

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
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
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
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
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或然惡可
而言常反人不見觀而不免於魀斷其所謂道非道而
所言之蹇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
皆嘗有聞者也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淡
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
風而說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



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
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
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
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
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
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
巧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
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雖未
至極雖未二字作可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陽
居卽楊朱老子之徒莊子論諸子有老聃而
無楊子居猶孟子闢楊墨不必言老子也芴漠無形

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竝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說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儻

而下不字從陸氏音義本刪

不以觴見之也以天下爲

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璋而連犴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諛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宏大而辟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



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麻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汜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蹶地目不

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柄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



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眾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蚋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

夫是篇乃莊子後序其意以爲道也者本末精粗一貫也百家之學多矣形名法術縱橫之類其爲粗末莫能外言而明若墨子宋鉅彭蒙之徒退讓淡泊遠去知謀矜誇之習稍近於道故述而論其是非若夫關尹老聃其道殆與莊生合矣而微不同蓋篇首所云聖人君子者儒者之所奉教是也不離於真則關尹老聃古之博大真人是已然猶未至極若莊生之獨與天地精神往來

不敖睨於萬物則獨所謂不離於宗謂之天人者爾其
辭義之不孫如是而宋賢反謂莊子是篇推尊儒者甚
至則於其文義有未審矣末又以書環瑋諷詭近于
辯者故併及惠施以爲彼之外駁無與於道術若莊子
之充實不可以已與辯者懸殊欲
世讀者毋偉其辭而失其旨也

莊子章義卷五



所圖書

